

駁斥〈辨析《臺灣歷史辭典》〈南拜山〉 真正應該註明的參考書目〉一文

許雪姬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摘要

本文旨在駁斥本刊 2023 年 3 月 1 日出版有關陳君愷的大作〈辨析《臺灣歷史辭典》〈南拜山〉真正應該註明的參考書目〉一文。表面上，該文似只指稱〈南拜山〉詞目下所附的參考書目應該是其大作；實則該文：1、指責本人在該詞目所寫的內容有 55% 的比例是抄襲其大作；2、宣稱《漢文皇漢醫界》的創刊時間，乃是陳君愷在專業考訂與判斷下所作的學術貢獻，本人則剽竊其學術貢獻。有關第 1 點，本人引用《漢文皇漢醫界》、《臺灣皇漢醫界》（1930 年 7 月正式更名）內的文章，以顯示該條目逐句皆有所本。有關第 2 點，本人當初曾經查證《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11 月 25 日，夕刊第 4 版，有不著撰人，〈漢文皇漢醫界 第一號出版〉一文，內載「其第一號。於去二十日已出。」即指出第 1 號刊出於 1928 年 11 月 20 日，既有原手史料，似乎不必偏勞陳君愷做「專業考訂」。在此鄭重駁斥陳君愷所有指責均非事實。

關鍵詞：陳君愷、學術爭議、原手史料、《臺灣歷史辭典》、南拜山

壹、前言

有關陳君愷 (2023 : 133-50) 於 2023 年 3 月 1 日出版的《台灣國際研究季刊》，撰寫〈辨析《臺灣歷史辭典》〈南拜山〉真正應該註明的參考書目〉一文，文中指稱本人總策劃於 2004 年出版之《臺灣歷史辭典》，其中由本人撰寫之「南拜山」詞目 (許雪姬，2004a : 550)，係抄襲、剽竊其大作《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應在詞目正文下，以其大作作為「參考書目」。文中引述他人肯定陳君愷之言論，壯大自身聲勢，對本人則已構成嚴重毀謗，故不得不提出證據駁斥其文。

本文首先介紹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中有關南拜山的記載，回顧本人首次撰寫「南拜山」註解的經過。證明在 2004 年《臺灣歷史辭典》出版之前，本人於 2001 年出版的《灌園先生日記》(三) 的解讀中，已撰有南拜山的記載。其次陳君愷當年也是《臺灣歷史辭典》的撰稿人之一，應當知道此辭典的正文凡例是每一詞目下僅列一條資料，因此本人僅列原手資料。第三，本人撰寫的「南拜山」詞目，僅用 295 字 (含數字與標點符號)，主要介紹南拜山生平，隻字片語皆有所本，大半徵引自原手史料《漢文皇漢醫界》與《臺灣皇漢醫界》，以「歷史事實」、「時間順序」和「普遍用語」組成之 295 字內容，絕非抄襲、剽竊自陳君愷對於南拜山的描述。上述原手史料雜誌，典藏在當時的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今國立臺灣圖書館)，人人都得借閱，並非出自陳君愷私家購藏，且其大作的註解出處，也大半來自該雜誌。第四部分為結論，指出 2004 年出版的《臺灣歷史辭典》中的詞目「南拜山」，實為本人引自原手史料，再加上《臺灣日日新報》、《灌園先生日記》等其他史料所組成，因非學術論著，且正文凡例規定只能寫一條參考書目，故將可供參考之另一書目，即陳君愷之大作，放入附錄，並非不重視其先行研究。

本文鄭重駁斥陳君愷的嚴重毀謗，此聲明刊登在《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023 年夏季號以為平衡、以正視聽。

貳、《灌園先生日記》中的南拜山及其註解

在 2004 年《臺灣歷史辭典》出版之前，本人於 2001 年出版的《灌園先生日記》（三）的解讀中，已撰有南拜山的記載；並在研判史料後，在註解的參考資料中，放入陳君愷大作。

有關林獻堂的《灌園先生日記》（自 1927 年至 1955 年，中間缺 1928、1936 年），乃是記主之長孫林博正先生，在 1999 年 3 月 17 日和中央研究院之近代史研究所與臺灣史研究所，簽訂合約（鍾淑敏，2014：260-261），提供此日記做為解讀和研究之用。因此本人於是年組成「林獻堂日記」解讀班（讀書會）（許雪姬，2000：vi、viii）。

昭和 5 年（1930）6 月 3 日，日記（許雪姬、何義麟，2001：183）中出現以下的記事：

九時餘林澄波〔坡〕、王添灯引東洋醫道會理事長南拜山來訪，談漢醫復興之必要，約二時間之久。余請其診察垂明之神經病，有無治療之方。他診察後，謂腹部不佳以致腦根錯亂，若繼續服藥，亦可全愈。午餐後一時餘返台中。

本人依照日記內容註解「南拜山」，參考、採用陳君愷所著之《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撰寫約 263 字的「南拜山」註解（許雪姬、何義麟，2001：184）¹。並在 2001 年出版《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

本人知道陳君愷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參考註釋，乃因其大作出版於 1992 年（陳君愷：1992），本人獲贈一本，並已讀過，故有印象。為了註解此段日記，本人特地查證部分他所引用過的註解及出處²。尤其是他所引用的《漢

¹ 註解內容為「南拜山：日本『東洋醫道會』之重要成員，生於日本九州福岡縣，自幼即學習漢醫。然因明治政府排斥漢醫，乃遠渡美國研究哲學，在美九年獲哲學博士後，再赴英國進修二年，一九〇一年返日後，以復興漢醫為己任，一九二七年參與『東洋醫道會』成為該會主要幹部。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三日至九月九日，南拜山來臺協助東洋醫道會臺灣支部發起之復興漢醫活動，此行對臺灣漢醫復興運動頗具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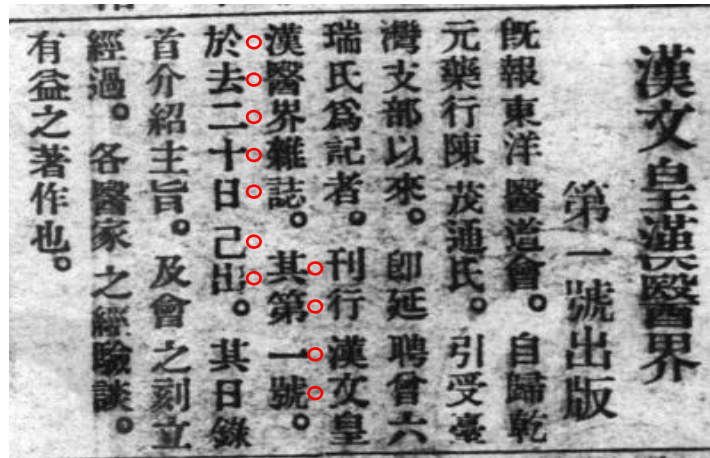
² 當時陳之大作中，本人對幾處論述感到疑義，故認為有必要再查證。有疑惑之內容，一為第 114 頁「……其中甚且有人於修習西洋醫學後，醫院名稱尚沿用其舊有的家號，如吳微之『道生堂醫院』。」吳微即是吳秋微（1891-1968），本人（澎湖人）少時曾在吳

文皇漢醫界》(1-14 號當時佚失)，此雜誌庋藏在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與南拜山生平較為有關的只有第 16、18、19、22 號，當中第 18 號刊載的〈南拜山翁略歷〉(東洋醫道會臺灣支部發行，1930：1)，雖然記述簡單，實為研究南拜山生平重要的原手史料。

由於日記只需註解南拜山生平及其來臺事蹟，因此依前述原手史料撰寫而成。其中，關於《漢文皇漢醫界》第 1 號何時發行？本人翻查到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無作者，1928)，有如下報導：

漢文皇漢醫界 第一號出版

既報東洋醫道會。自歸乾元藥行陳茂通氏。引受臺灣支部以來。即延聘曾六瑞氏為記者。刊行漢文皇漢醫界雜誌。其第一號。於去二十日己[巳]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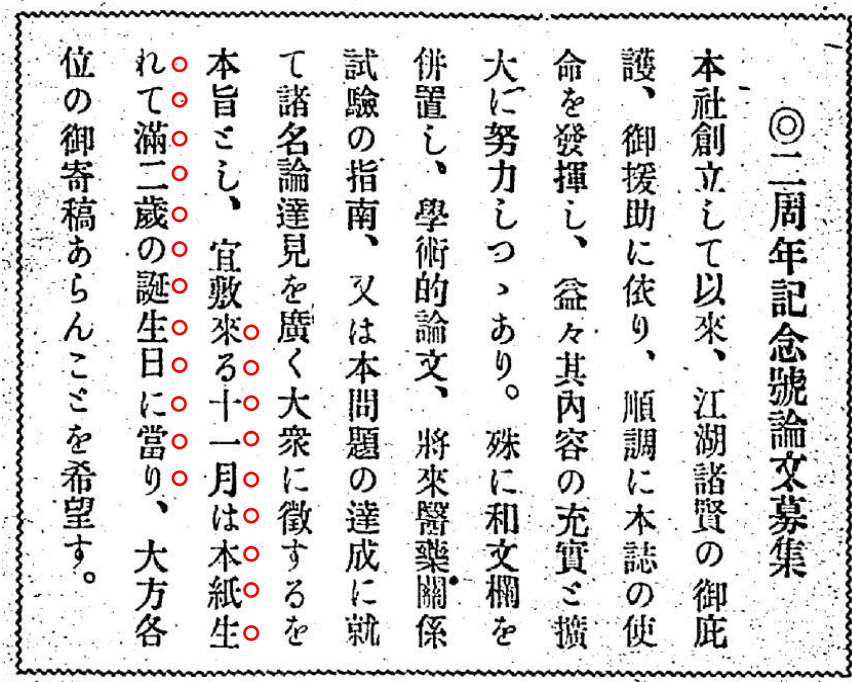
來源：(無作者，1928)。

圖 1：〈漢文皇漢醫界 第一號出版〉報導

秋微開設之醫院「壽生醫院」就醫，而非「道生堂醫院」。《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頁 140，亦載壽生醫院。故請教吳秋微之次女吳淑姿女士，言道生堂為其叔公吳炳清所開設，其父醫學校畢業後先在道生堂幫忙，後才自行開業壽生醫院。第二，更重要的是在頁 115 中，他提到 1928 年 11 月發行《漢文皇漢醫界》，在註九七中則說他是據推定所得，但是，他沒有寫出如何推論而來，也就是沒有推論過程，因此本人對陳所引用的主要參考書目《漢文皇漢醫界》一一翻閱，才發現其中尚有重要史料為陳所未引用。

此外，1930年《臺灣皇漢醫界》第23號（無作者，1930a），亦有以下記載：

十一月は本紙生れて満二歳の誕生日に當り……。



來源：臺灣皇漢醫界（無作者，1930a）。

圖 2：臺灣皇漢醫界〈二周年記念論文募集〉

兩則原始史料，均證實《漢文皇漢醫界》第1號，乃自1928年11月20日開始發行，實無須勞煩陳君愷之「據推定所得」（陳君愷，1992：註97）。

或許由於本人撰寫之「南拜山」註解，較為簡潔，因此國家圖書館於刊行《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日據時期）時，收入由「張子文」執筆的「南拜山」，其資料來源，即徵引自《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南拜山」註解，再將本人撰述做小部分的文字修改（國家圖書館特藏組，2002：119）而已。既未提及陳君愷的著作，當然也未提及該小傳的作者。

由上可知，本人實事求是，查閱原手史料，撰寫南拜山小傳，雖然撰

寫當時，《臺灣皇漢醫界》第 15 號以前佚失³，但本人由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中的報導判斷，其創刊年月日在 1928 年 11 月 20 日。陳君愷認為他推定出《漢文皇漢醫界》的創刊時間，乃為其專業考訂與判斷下的學術貢獻，咬定本人剽竊其「發現」，但實際上，其他的原手史料上亦有記載。如果是撰寫學術論文，必得對先行研究的缺誤予以糾正，才能顯示本人的研究在先行研究之上，但本人並不研究醫學史，撰寫南拜山小傳，純粹只為註解日記內容，不為深入研究。故查證原始史料無誤之後，雖陳之研究有所疏漏，本人仍徵引陳君愷之大作，放在日記註解的參考資料中出版，認可陳君愷先行研究之功勞。

參、《臺灣歷史辭典》的策劃、凡例的制定與撰寫

《臺灣歷史辭典》的編纂，始於 2000 年 6 月迄 2003 年 3 月。推行這項工作的主要動機，是希望總結從 1980 至 2000 年，這 20 年間臺灣史的種種研究成果，並以辭典工具書的形式呈現。這部辭典由本人擔任主持人，顧問吳文星（臺灣師範大學教授）、呂芳上（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黃富三（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主任）；編審委員為吳文星、黃英哲、黃紹恆、劉瑞華、張淑雅、薛化元、顏尚文、陳國棟、黃春興、鄭政秉。編審委員主要的工作即是提出、審查「詞目」，推薦撰稿人，並做初步的審查。

詞目的審查人，則有王世慶、梁華璜、鄭喜夫、顏尚文、黃富三、蔡錦堂、戴寶村。撰稿者有 141 人，一共撰成 4,656 條，圖片 1,260 張（許雪姬，2004a：4-7）。至於「參考書目」（約 2,200 則，共 73 頁）、「附表」（44 種）與「關鍵字總索引」（21,000 條），則另外放入《臺灣歷史辭典》的「附錄」中（許雪姬，2004b：495）。

當時，本辭典為求盡量展現至 2000 年為止的「現階段」研究成果，故「行文力求簡潔，不僅提供學界參考，亦可做為國、高中歷史老師輔助性

³ 撰寫本稿之際，再查中國的「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收有《漢文皇漢醫界》第 8、10、13 期的影像檔。

的教學工具，乃至一般社會大眾使用。」（許雪姬，2004a：7）因此擬定「編輯凡例」，凡例中最重要的部分，即是正文格式，正文格式中有關參考書目的規定，茲引述如下（許雪姬，2004a：9）：

參考書目均註明作者（或編者）、書名（或論文、專書）、年代。

- 每則詞目盡量附上一筆紙本參考資料，但若為期刊或書籍之詞目，則不再附上參考書目。若為官方出版之典籍，如地方志或調查報告則不載作者名稱；出版年代並統一轉換為西元紀年。
- 為方便讀者，本辭典引用之參考資料，均統整條列於附錄之「主要參考書目」中。⁴

陳君愷指責本人撰述的「南拜山」詞目，認為正文後的參考書目，應列其大作《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而非列上《漢文皇漢醫界》第18號〈南拜山翁略歷〉。對此，本人必須強調，歷史學界最重視的是原手資料，其次才是先行研究。若有原手史料，以徵引原手史料為先。本人在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的「南拜山」時，同樣先引用原手史料〈南拜山翁略歷〉，再引用陳君愷之著作。因本人已撰寫過南拜山相關小傳，故策劃《臺灣歷史辭典》時，「南拜山」就由本人負責，本人遂將前撰內容，稍微更改之後放入。在參考書目上，自然亦照前述安排，引用〈南拜山翁略歷〉與陳君愷《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二筆參考書目。唯因正文格式凡例所限，詞目正文後，僅附一筆參考資料，故將第二筆參考資料放入參考書目中，即將陳君愷之著作放在《臺灣歷史辭典》之《附錄》中（許雪姬，2004b：A071）。⁵

⁴ 附錄稱「參考書目」。

⁵ 「397.陳君愷，〈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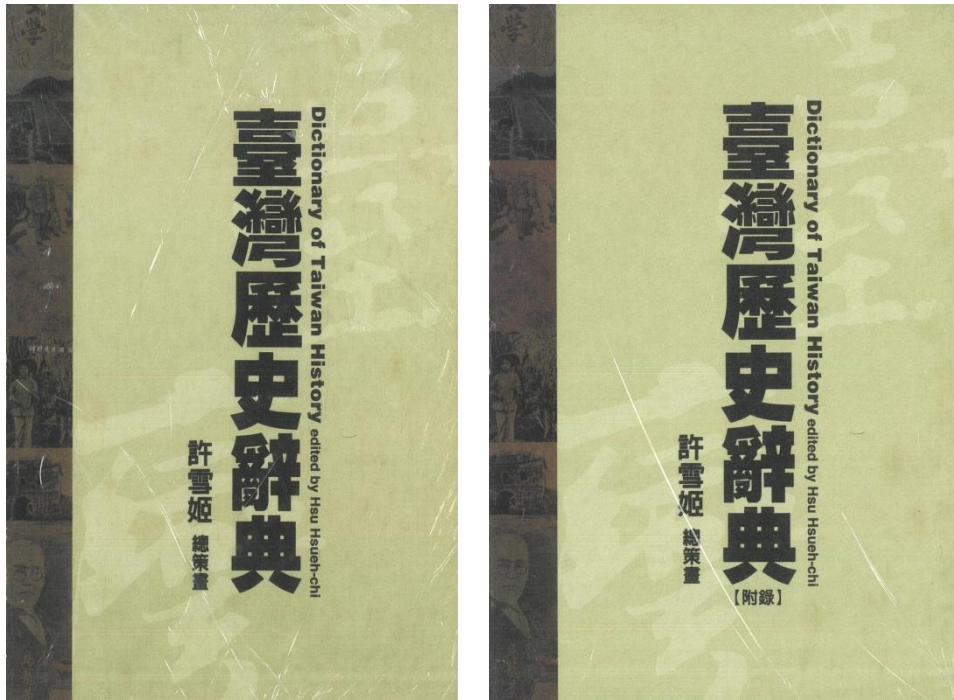


圖 3：《臺灣歷史辭典》及附錄

【附錄】頁 A071，即有如下表示

397. 陳君愷，〈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圖 4：陳君愷之著作放入《臺灣歷史辭典》附錄

本人在《臺灣歷史辭典》亦撰有一些清代臺灣武官的小傳，如澎湖鎮總兵「王芝生」（許雪姬，2004a：210-11），在此詞目下本人列舉的參考書目是原手史料「軍機處月摺包奏摺錄副，136057 號，〈頭品頂戴福建臺灣巡撫邵友濂跪奏為統兵大員在營病故懇恩從優議卹恭摺仰祈聖鑒事〉」，而非本人所著《清代臺灣的綠營》中的〈澎湖總兵表〉（許雪姬，1987：462-63）。同樣是因為《清代臺灣的綠營》為先行研究，非原手史料。由此可知，本人加註參考書目時，一貫原則是盡可能先放原手史料，再放先行研究，未特殊待遇自己，也未特殊待遇他人，一切安排，均照學術慣例與辭典凡例。

陳君愷是《臺灣歷史辭典》詞目撰稿者之一，所撰之詞目共 15 條，其詞目正文後亦皆只附一筆參考書目，顯見其詳知當時的撰寫凡例。其所撰寫之詞目，並非出自本人安排，也許是由吳文星教授所決定。吳文星教授是日治時期教育、文化、人物、學校領域的權威專家，故辭典的這些部分請他協助統籌。⁶

《臺灣歷史辭典》問世後，楊翠（2004：56-58）為文推介，至今三版一刷，約賣出四千餘冊。2004 年第一版出版時，本人即在序中指出，若辭典有缺點、錯誤或詞目是否妥當等疑問「還盼讀者指正，利用網站或函寄給我，以便修正」（許雪姬，2004c：4）再版前，也都會參酌讀者回饋提供之新資料，進行修改，如二版即刪除生卒年資訊有誤之「王甲乙」詞目（許雪姬，2004a：207）。近年來由於網路發達，相關的人物網站增多；再加上自 2004 年迄今，也已經過 20 年，臺灣史的研究日新月異，出土更多新史料，以今日眼光來看，部分詞目已經過時（如機關詞目）；部分詞目需要新增；已故世的人物，應增補資訊（如辜振甫）；也有 2004 年認為重要，2023 年已非如此重要的詞目，必須淘汰。有關單位已開始策劃重修新版的「臺灣歷史辭典」，望能與時俱進，向大眾展示 2004 年以後的新研究成果。提起辭典的出版經過與方針，乃為表明《臺灣歷史辭典》的製作，是臺灣史學界的眾志成城，也代表臺灣史學者的共同使命感，期待一般大眾能透過較為簡潔的辭典形式，快速找到臺灣史領域的相關資訊，以利初步了解，增加深入認識的可能，為一實用性工具書。辭典決非封閉式、絕對權威式的產物，願意更正內容的疏失或缺漏，也願意回應針對辭條內容的不滿或意見。陳君愷明明同為撰稿人之一，熟悉撰寫凡例，且辭典出版後，致贈每一撰稿人一套（2 冊），這 20 年來，卻從未向本人或辭典編輯小組反應任何意見；反而在 20 年後，直接發表文章攻擊本人，本人深感訝異。況且，即使本人「罪」有應得，在法庭中屬被告，陳君愷則是原告，但定罪過程

⁶ 至於黃英哲則負責臺灣文學；黃紹恆、劉瑞華、陳國棟、黃春興、鄭政秉長於清、日治、戰後臺灣經濟史；張淑雅則專攻戰後臺美關係和冷戰時期的歷史；薛化元則為戰後臺灣政治史；顏尚文則專攻宗教史。都是《臺灣歷史辭典》重要的合作者。

中仍須有檢察官、辯護律師、證人和法官等，且被告有說清楚的權利和義務。今沒有經過任何程序，原告即自兼檢察官和法官，按自己的定義和標準對本人下判決，披著期刊文章之外衣，卻使用非學術、不堪入目之言詞⁷，詆毀本人，本人實不能不反擊。

肆、引用《漢文皇漢醫學》、《臺灣皇漢醫學》的確證

以下，以本人撰寫之《臺灣歷史辭典》〈南拜山〉辭條，辨析其中引用《漢文皇漢醫學》、《臺灣皇漢醫學》等原手史料建構之處；一併檢閱陳君愷文中製表比對，指責抄襲的部分。事實上，因南拜山本人的生平資料非常有限，引用原手史料自然大致相同，以致造成乍看雷同的現象。此原手史料藏在公立圖書館，任誰都能參閱，且頁數不多，不難從中直接建立對南拜山的基礎認識。作此枝微末節的分析，實非所願，只為駁斥陳君愷所謂「比例」的謬論。但本人必須再次強調，本人與陳君愷係為不同目的書寫南拜山，本人純為日記註解和詞目需要，撰寫內容均不到 300 字，只簡單勾勒南拜山生平與其來臺事蹟，而陳君愷則為研究主題需要，有關南拜山的內容將近千餘字，兩者怎能相提並論。先列出本人所撰寫的「南拜山」辭目：

日本九州福岡縣人。自幼學習漢醫，然因明治維新之初，日本刻意培植西醫排斥漢醫，乃遠渡美國研究哲學，在美 9 年獲哲學博士後，再赴英國進修 2 年。1901 年返日後，以復興漢醫為己任⁸。1927 年創立「東洋醫道會」。此一團體是以南拜山為首⁹，結合帝國大學教授藥學博士朝比奈泰彥等數十名有心人士¹⁰所發起，並於隔年在臺灣成

⁷ 見〈辨析〉一文頁 133，1 段 10-11 行，關鍵詞 1 行；頁 134，3 段 6-7 行；頁 139，2 段 12 行，及註 2，4-5 行；頁 140，1 段倒數 1-2 行、2 段 1-2 行；頁 142-43，頁 143，2 段 7 行。

⁸ 從第一句到此，註解根據為無作者（1930b）。此段獲得陳君愷承認，並非出自他的著作。

⁹ 「昭和二年始創本會。眾舉翁為理事長。」（無作者，1930b）

¹⁰ 「陳情書提出者御芳名」內有藥學博士帝大教授朝比奈泰彥之名（無作者，1931）。

立支部，以乾元藥行陳茂通為支部長¹¹，同年 11 月並發行《漢文皇漢醫界》作為言論機關¹²。1930 年臺灣支部發起復興漢醫之請願活動，並在 5 月 4 日召開「東洋醫道全島大會」¹³，南拜山即應邀前來參加此一活動。會後，南拜山更展開全島巡迴演講¹⁴，由王添灯擔任通譯¹⁵。此行對臺灣漢醫復興運動頗具貢獻¹⁶。

以粗體字顯示之段落，乃為陳君愷文章主要控訴之段落。然而查證該段文字，基本上每一句都可在相應原手史料《漢文皇漢醫界》、《臺灣皇漢醫界》與漢文版《臺灣日日新報》中找出來源，有憑有據。如再進一步分析字句，加以細究，「1927 年」、「1930 年」、「同年 11 月」、「5 月 4 日」表「日期時間」；「南拜山」、「陳茂通」、「帝國大學藥學博士朝比奈泰彥」、「王添灯」，是「人名」；「東洋醫道會」、「支部」、「乾元藥行」、「支部長」、「《漢文皇漢醫界》」、「東洋醫道全島大會」、「通譯」，是專有名詞，指涉該組織、商家、刊物、翻譯等名稱。舉凡日期時間、人名、專有名詞，皆是闡述歷史人物或事件時，不可變更、不可迴避之「歷史事實」。「以南拜山為首」、「南拜山應邀前來參加此一活動」、「南拜山更展開全島巡迴演講」、「此行

¹¹ 「本會理事長南拜山先生，經照豫定去初十日，偕秘書松尾淵龍氏，由神戶乘大和丸。海上風靜浪平。十三日午後一時早著基隆岸壁，**陳支部長**同諸會員及他有志數十名，出為迎接。」（無作者，1930c：50）；「既報東洋醫道會。自歸**乾元藥行陳茂通氏**。引受臺灣支部以來。」（無作者，1928）

¹² 同無作者（1928、1930a）。《漢文皇漢醫界》的發行所「東洋醫道會臺灣支部」，發行者陳茂通，編輯曾六瑞。《漢文皇漢醫界》於 1930 年 7 月正式更名為《臺灣皇漢醫界》（無作者，1930d）。

¹³ 「五、大會期日。決定來**五月四日**午前九時起舉開會式。」（無作者，1930c：52；1930e：1）

¹⁴ 「四、本會之目的，尚有誤解不知者，**理事長之巡回宣傳**，亦是緊要，訂大會後遂即順次**下南講演**。」（無作者，1930c：52）

¹⁵ 「當時筆者**が通譯**の任に當つてゐた……」（王添灯，1930：23）。1930 年 6 月 3 日王添灯率南拜山拜訪林獻堂時，應也是由王添灯擔任通譯。其實南拜山在臺巡迴演講的通譯不只王添灯一人，「七月四日下午南翁偕**鍾聰敏氏**歸北。途中在清水街小憩當地人士聞之，多到驛站歡迎……首由南翁啓述其運動之經過，**鍾氏為之通譯**。」（無作者，1930f）

¹⁶ 「余於臺灣**運動漢醫復興者**，固屬初步，雖未能遽達目的，然為臺灣自隸帝國版圖以來，始開漢方醫學普及講演會。**俾數萬聽衆深所感動，更得漢醫復活請願書約二萬通**。不日擬提出於臺灣總督。此二者均為將來島民之保健的生活，**當見有偉大成效焉**。」（南拜山，1930）

為臺灣漢醫復興運動頗具貢獻」幾句，則為解釋歷史事件源起、發展與影響之簡要文脈，且歷史事件之寫作，慣以時間順序敘述。其中「發起」、「參加」、「活動」等用詞，更為一般普遍用語。以「歷史事實」、「時間順序」和「普遍用語」組成之 295 字內容，竟被控是剽竊和抄襲，實感不解。世界上沒有哪一個人物的傳記，只能由同一位作者包攬，或者非得將其大作列為「第一」參考書目不可，尤其在原手史料處於公開可翻閱的狀態下。且本人已一再證明，自《灌園先生日記》至《臺灣歷史辭典》，均已將陳君愷之著作列為參考資料，肯定其先行研究之功勞。沒有忽視，又何來抄襲剽竊之說。

伍、結論

綜上所述，本人在 2001 年撰寫「南拜山」註解時，引用《漢文皇漢醫界》、《臺灣皇漢醫界》與陳君愷的大作，殆無疑義，因此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即將兩筆資料都列入參考書目。2004 年出版的《臺灣歷史辭典》〈南拜山〉，詞目正文後所附的參考書目，即是原手史料《臺灣皇漢醫界》第 18 號〈南拜山翁略歷〉，並依凡例規定，將陳君愷著作放入《臺灣歷史辭典》附錄的參考書目，既符合凡例的規定，也彰顯原手史料與先行研究的重要性。陳君愷再三主張其著作應視為「最主要的參考資料」，乃其個人主觀意見，仍應該尊重學術慣例、辭典凡例與撰寫者決定。先行研究的價值，是否超越原手史料，在 2004 年《臺灣歷史辭典》甫出版之際，本人實願意與陳君愷對話討論，但在 20 年後的今日，陳君愷突然執著起 30 年前的研究成果沒有被列為第一參考書目（但已被放入《附錄》參考書目），「南拜山」似乎變成其一己之物，除嚴重汙衊本人名譽外，亦無助於正常學術研究的進步。

又，陳君愷在其大著頁 115 的註 97，既未舉出推斷《漢文皇漢醫界》第一號發行時間的鐵證，又只用「推定」而沒有推論脈絡，更未引用確證資料，即可見其闕失。到該書出版後 30 年後的今天，還不知本人早在 2001 年之前已為「南拜山」寫了小傳，早已知道第一號正確的刊行年月日。如

果其在撰寫〈辨析〉一文前，查看《臺灣皇漢醫界》23號〈二周年紀念號論文募集〉「宜敷來る十一月は本紙生れて滿二歳の誕生日に當り……」。又或者查看《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1月25日〈漢文皇漢醫界 第一號出版〉，就知根本不必他推定，史料中早已有答案，當不會在〈辨析〉一文中再度強調其貢獻，用來作為指控本人抄襲、剽竊其文的確證。

總之，本人一向未忽視陳君愷的先行研究，都將其著作列入參考書目，主要在於本人得知《漢文皇漢醫界》這一原手資料，乃拜其先行研究所致。在閱讀《漢文皇漢醫界》、《臺灣皇漢醫界》分量不多的原手史料後，撰寫不到300字的小傳，介紹「南拜山」，以符合《臺灣歷史辭典》凡例的要求。撰寫辭目本來就不是撰寫學術論文，需要先回顧評介先行研究，再一一做註。20多年後再回顧過去做一交代，雖然感受複雜，亦為難得的機會。

參考文獻

- 王添灯，1930 年 8 月 20 日。〈巡迴講演の感想記（二）〉《臺灣皇漢醫界》22 期，頁 22-26。
- 南拜山，1930 年 8 月 20 日。〈敬辭臺灣同志諸賢〉《臺灣皇漢醫界》22 期，頁 1-2。
- 國家圖書館特藏組，2002。《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
- 許雪姬，1987。《清代臺灣的綠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許雪姬（主編），2000。《灌園先生日記（一）一九二七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 許雪姬（總策劃），2004a。《臺灣歷史辭典》。臺北：行政院文建會、中研院近史所、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許雪姬（總策劃），2004b。《臺灣歷史辭典（附錄）》。臺北：行政院文建會、中研院近史所、遠流出版事業。
- 許雪姬、何義麟（主編），2001。《灌園先生日記（三）一九三〇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近代史研究所。
- 陳君愷，1992。《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
- 陳君愷，2023。〈辨析《臺灣歷史辭典》〈南拜山〉真正應該註明的參考書目〉《臺灣國際研究季刊》19 卷 1 期，頁 133-50。
- 無作者，1928。〈漢文皇漢醫界 第一號出版〉《台灣日日新報》11 月 25 日，夕刊四版。
- 無作者，1930a。〈二周年紀念號論文募集〉《臺灣皇漢醫界》9 月 20 日，23 期，頁 9。
- 無作者，1930b 年 4 月。〈南拜山翁略歷〉《漢文皇漢醫界》4 月 20 日，18 期，頁 1。
- 無作者，1930c。〈會報：大會差定〉《漢文皇漢醫界》4 月 20 日，18 期，頁 50-52。
- 無作者，1930d。〈編輯係啓事〉《臺灣皇漢醫界》7 月 20 日，21 期，無頁碼。
- 無作者，1930e。〈東洋醫道全島大會記要〉《漢文皇漢醫界》5 月 20 日，19 期，頁 1-2。
- 無作者，1930f。〈會報：清水〉《臺灣皇漢醫界》7 月 20 日，21 期，頁 35。
- 無作者，1931。〈陳情書提出者御芳名〉《臺灣皇漢醫界》4 月 20 日，27 期，無頁碼。
- 楊翠，2004。〈深化、廣化歷史記憶——為《台灣歷史辭典》而寫〉《文化視窗》66 期，頁 56-58。
- 興南新聞社，1943。《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

鍾淑敏（主持），2014。〈《灌園先生日記》出版完成座談會及發表會 第二場〉收於許雪姬（編）《楊水心女士日記（一）一九二八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Response to the Article “Discrimin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Bibliography That Should Be Indicated in ‘Minami Haizan’ of Dictionary of Taiwan History”

Hsu Hsueh-chi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and Director,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e main object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fute the article by Chun-Kai Chen, entitled “Discrimin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Bibliography That Should Be Indicated in ‘Minami Haizan’ of *Dictionary of Taiwan History*,” which was published in the present journal on March 1, 2023. On surface, that article seems to indicate only that the reference of the “Minami Haizan” item should be his work. However, what he really meant are follows: 1. That 55% of the content of the item which I wrote plagiarizes his previous work. 2. When was the first issue of the journal *Chinese Imperial China Medicine* (han-wen huang-han yi chieh) published? Since only issues after issue 16 of the journal are preserved, Chen claimed that date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issue was the result of his examination thus a scholarly contribution. For the first point, this article cites materials from the journal *Chinese Imperial China Medicine* (which was renamed *Taiwan Chinese Medicine* in July 1930), i.e., every phrase of this article has its concrete source. Secondly, I had found an article entitle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Issue of *Chinese Imperial China Medicine*,” on p. 4 of the November 25, 1928 night issue of *Taiwan Daily News*, which says that the first issue of the Journal was published on November 20, 1928. Thus, the publication date of the first issue really needs no Chen’s “professional examination.” Above indicates that the charge of plagiarism by Chen is not a fact.

Keywords: Chun-Kai Chen, scholarly dispute, original sources, *Dictionary of Taiwan History*, Minami Haizan